

都江堰·七里诗乡的水调(组诗)

金指尖(四川)

凤山温泉

都江堰的水是诗歌的僧面
黑石河的诗在石羊古镇七里社区发芽了

月亮落进凤山温泉
就很小了,小至我们在温泉里散开的口型

从黑石河捞上岸的鱼
风一吹,便翻开了都江堰乡村旅游的成色

泡温泉的肤色在3200米以下的水里发光
外来诗人紧紧拴着乡村的心跳

从摄氏40度水温打捞出水的不
四川诗歌审改稿会与柳风七里诗会

夜宿休闲岛

“岛中有水,水中有鸟”
夜宿柳风休闲岛,黑石河的水盘在枕边
清唱了一夜,住水越的诗人梦合了一夜
像单纯的复调
用一个最简单的调子反复述说着人间闲意
睡前,诗人们坐在岸上
说起这个上善若水的四星乡村酒店
讨论原生态乡村之美
月白浮出黑石河,像鱼吐的一个大水泡
围着恋人腿边长出的桂枝
翌日,住蒙古包的诗人说
昨夜那群恋爱中的青蛙,把稻田情歌
献给了懂田园的人
它们一阵阵“来嘛来嘛”“对嘛对嘛”的唱和
是一面乡村的镜子,照得见
比人心敞亮的爱情

黑石河边早茶

昼夜不息值得肯定
黑石河养着从容,却有些端急
把多少鱼虾从上游冲到下游,我心上扎根的
是李冰父子放生的一条岷江鲫
它从外河分水,
游了千百年,游过秦汉,唐宋,明清
在柳风休闲岛与我相遇

鸟儿们从凤山下来,满口唐诗宋词的平仄
一大早,把水越客栈岸边的大榕树
当沙发,用诗歌掏空
树下喝茶的耳朵
佳人未起,都江堰还好吗?
芙蓉的天府国,万里无云,遍地锦绣
其然指着冲过堰口水的水问
鱼在浪头,或是回水沱?
自然是在回水沱,这水冲泄得太猛,鱼
不可能在浪头站得住
我想,从都江堰重返水岸的路万万千条
每一条都有余,将崩溃的比喻
输送给水的包容

泡凤山温泉

格调不低,温泉是凤山的小妹妹
凤山与休闲岛有八拜之交
自从妹妹下嫁休闲岛,泡温泉的人越来越多
这些含钛,超过体温线的水
被一个叫吴永昌的都江堰人
命名为凤山温泉
2021年6月6日上午9点
泡在水里的每具身体,都身怀明暗和思想
这让人想起,诗出玻璃中站台的人
是的,就是这些玻璃
一些门窗和水的纵深,厚究了山水的眉心
“来自现实胜过来自虚无”
这沉溺,从凤山地心抽出的氦氩
从微妙的光考量
回到凤山故事

萧三巷读诗

南宋的萧三公活在黄家族谱
以萧三公命名的萧三巷活着七里诗乡的精彩

有风有雨,是七里诗乡采风时
最大的巧遇。细雨穿卷而过
它们不识诗人面
写舍日久月深的巷名和介绍的木像像智古
斑驳而沉郁。此刻
萧久巷把宁静让给我们
对着院落说话,古朴意境带着的时代智慧
从荒郊走向现代田园
柳风农民诗社的诗人们,以木板为纸

把整齐地挂在墙上,让五形之美
弥补大地的悲悯

韭菜已经开花

黑石河对岸,韭菜开花
紫色的花,在风中摇摆,如吹不熄的灯
明示耕种的抒情与寓言的巧合
这一定是一片育种地
除了晨游的诗人,金色的太阳还未临近
“这些爱情都都葱葱”
银莲和清荷,两位女诗人在其然的手机上
找回做母亲的灵感
没有王命可复,这田间
清清凉凉的身子为清晨的凉意开解着
晨曦分晓昨夜余梦,一滴露水
除了锋利,还在时光中诞生新的事物
韭菜地只是川西平原一小团火焰
燎原什么,燃烧什么
有诗为证,请关注柳风农民诗社

农耕新解

放开你的手,青蛙虚长了我的流年
一盏吹不熄的灯
从迷路的阡陌,带回晨光铺开轻烟的纸上
这世界,没有大不了的事情
能够捂住田园的记忆
从成都来到都江堰水乡
试图绕过农耕博园,那家院子,黄家院子
那些耕舍,耕道,田畴
塑在田间地头的水车,犁耙子,耕牛图
连盖,蓑器,伊伊呀呀的木风车
久违的木门,石磨,提壶,石槽
这些被还原的龙门阵
其实,在明艳的光线里
真的只能由此及彼了,因为它们已被替代
生产力舍弃了它们

水车上的回忆

水车上那些水
三十年前落过的田间
已经干了。它们不是今天看到的
停靠在农耕博园的田垄中

这些木质的页片上
落进田间,便成了稻禾的甘霖
只记得那时
三更的星星在水车卷起的泥水上旋转
吱嘎——吱嘎——
父亲与我躬着身子,并肩用力
踩着脚踏板。水从水车另一端哗哗啦啦流出一串一串串进稻田里,在禾子间的空隙涌动
刚插好的秧苗
在五月的风中稳了稳身子

读《夜宿布金寺》

在《夜宿布金寺》的寺
读蜀州通判陆游的《夜宿布金寺》
文字斑驳,我看见南宋淳熙年间的一个背影
留在寺院晚钟敲响处
依然一副泰然的姿态,为二十一世纪柳街
赋予了新的含义。那是
城乡一体,现代农业,宜居乡村的光芒
在都江堰这片热土的禅
——找到了路,无须再省
返回旧时光留在日历深处的静

风过七里社区

去过都江堰石羊镇七里社区的
也许会在某个日出之时
想起《夜宿布金寺》,活了八百岁的陆游

自从在一个叫耕舍的院子火锅吃过
一场汗流浹背,便不再无奈
西老三奇石馆那些石头里活着的世界

自从九香巷做九大碗的厨子
用一幅巨大壁画讲述九大碗勾动的心火
通判不得不放下手上的文案

墙脚那些月季,随我们走动而摇曳
不曾动用的红粉黄白四原色,以及它们
单瓣复瓣,卷边银边的姓氏

还好,对生若羽的凌霄伏在墙头
扮演着微风的面,它们一边招引客人
一边为攒动的人头梳理发际线

听诗人讲郎酒的故事

杨然(四川)

盛筵都是要散的
但是,听诗人讲郎酒的故事
那盛筵,却还得继续

是的,听你讲赤水河左岸
那馨香自庄园聚集
凝结出令你欣喜的晶液
幻美荡漾。你心花怒放
那些青花、红花
携带了音乐舞蹈基因
融化无尽的意象通感
就连绘画也眉飞色舞
“这就是美酒!”
多少杯子呼之欲出

“多少风,在洞前止步”
“沉静的石头也在摇晃”
可是讲着讲着,你就偏题
把话扯到另一瓶酒上
这个不经意混同
表明馨香的影响至深
因而口误且印象重叠
那就讲点别的事吧

那就讲郎
“郎骑马马来,绕床弄青梅”
是不是青花君子最早的身影?
这个,要去问李白
郎的内涵太多了
这里是二郎
这里是神采飞扬中国郎
这酒,恰好就生在赤水河
长在天宝峰
养在陶坛库
藏在天窖洞……
好一个美酒成长史
要等八年时间呵
才能喝到第一口

你说:山不在高,有洞则灵
水不在深,有坛则鸣
九次蒸煮,八次堆积
七次取酒……
突然我就笑了
你问“你笑什么?”
我说“想起了《诗经》”
就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你说“你总没把诗献给放下”

说着说着,你再次偏题
牵涉另一瓶馨香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其实,这不需要道歉
也不需要解释
宛若说起《诗经》
难免不提及《星星》
馨香的影响至远
这是一种沉淀
巧合也自然然而
条件反射,脱口而出
我不责怪这种串联
反而激起喝酒的欲望
喝郎酒的欲望
你对郎酒的描述
充满诗歌美感

你说:对对对
喝了郎酒,你会向谷物致敬
向工匠致敬

向满满一箩筐诗歌,致敬
那是美酒的山谷
一个有韵的地方
美酒河从身边走过
多少影子忘记了回家
你看吧,从不喝酒的人
在郎酒庄园,她昨夜唱了
没有让喉音发出轰隆隆的轰鸣
没有在路边涂上粘乎乎的颜色
没有,她一切很好
“一点儿也没感觉上头”

你说:这就奇了
多少宾客在这里喝酒
整个山谷呵
却始终都这么干干净净
神就神在这酒
它真真正正很美
新月去吻那只耳朵
那只山谷的耳朵
它听见了许多酿酒秘密
妙不可言,曲径通幽

它听见端午在举办制曲大典
这最大的秘密
是郎酒之魂
经过漫长旅途
抵达重山下沙
而那只美酒走完秘密第一步

还有好多秘密紧跟在后头
要走好多好多年
才走出山洞

那时候,时间已磨出苔藓
在坛子上结满幽灵
那是美妙的幽灵
在准备舌尖上的芭蕾
让芬芳释放
使虚无羞愧
青花在醉香意念中潇洒
红花在醉美海洋上绽放
她做飞天,你做君子
所有的味蕾呵都醍醐灌顶

那时候,你已经飘逸
闻见了节气的味道
深巷的味道
亲人团聚与朋友相逢的味道
老家和诗歌和梦幻的味道
你深深陷入悠然之中
沉浸意境深处而不能自拔

好了,诗人,你别讲了
我已经听出了品味奥妙
我突然有了陶醉灵感
我现在做出重大决定
今夜,我马上动身
向郎酒出发……

商海弄潮

2021年夏至时节,我趁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之
间隙,再次前往一代文豪苏轼的故居——三苏祠
拜谒。三苏祠坐落于成都南去二百余里的眉山纱
毅行内。始建于北宋,明代洪武年间,人们为了纪
念北宋文豪“三苏”父子,就地改宅建成祠宇,现
为清康熙四年(1665年)重建遗存。来到三苏祠的
南大门,视野所及,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幽篁苍
翠,林木葱茏,一些古朴而典雅的园林建筑掩映
其中。在青花瓷铺设的蓝天下,几棵高大的银杏
树伫立在正门两侧,泛出了又一轮新绿。进入三
苏祠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抱柱上的楹联,清代
遂宁名士张鹏翮撰书:“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
文章四大家。”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这是闻名遐迩
的书香门第。

在祠内中轴线上,以正殿为中心的建筑群鳞
次栉比:左边沿池铺排瑞莲亭、快雨亭、百坡亭、
碑亭,右边顺势而立绿洲亭、抱月亭。这些亭台楼
榭,或倚于池畔,或立于水中,或挺于洲头,或隐
于绿荫,临亭而望,端庄秀丽,雅趣横生。当我来
到莲叶碧水的池边,突然邂逅女诗家银莲,正在
摄影师的镜头下极尽摆布万种风情,如果东坡在
世,也足以让其回眸一顾。走进前庭,转身而视,
有流沙河先生撰写的楹联:“文映三光诗承二雅,
踪寻万里誉播千秋。”上联说苏氏父子承大小雅
之遗风,下联“踪寻万里”四字精妙地概括了东坡
先生一生崎岖坎坷的经历。

前庭之后是一个四合小庭院,穿庭院石板路
进入猗园,其正中悬挂一匾“养气”。前廊两侧置
放有铁铸钟一口,大鼓一架;殿两侧各有一方墙
门道,西为“文渊”,东为“学菽”。正殿里,三苏
父子的民服彩绘像神采奕奕,栩栩如生。苏氏父子
当年鼎峙北宋文坛,写出了不少千古流芳的文章。
因此,大凡拜谒三苏祠者,无不在此流连忘返,
或瞻先贤风采,或赏古人诗书。在济美堂,可以
看到以唐人李洞诗句“半潭秋水一房山”命名的
古建筑。绕正殿后房廊,下三级路道,往前行便
是启贤堂,启贤堂原是苏家供奉祖先,神位的祭



堂,堂前有正殿,东厢房和快雨亭构成不规则的
四合庭院。在主体建筑的周边,是一些具有苏州
园林风格的造景,楼台亭榭、桥廊湖山、雕塑碑
石、竹树花草,错落有致,或屏或掩,一步一景,
如临江南水乡。隔荷田相望,彩花舫深隐于竹林中,
越桥登舫,闻鸟啭于林梢,溪水咽于筋前;见阳
光筛落斑驳的环影,或投于苍痕,或啜于溪流。离
开彩花舫南行,登临披风榭,四周风物奢拥,花染
馨香,清幽襟怀。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在这里写
道:“蜿蜒回廊山有情,平铺十里江山声。孕育奇
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抬脚几步,便是“木假山堂”。“木假山”是深埋
于岷江水底若干年后形成的乌木,形似各自独立
又相互依存的“木山峰”。当年为苏洵偶得而深爱
之,并写下《木假山记》,赞誉中峰奇伟瑰丽,两侧
山峰俊秀挺拔,如人不谄不骄。当年苏洵寻得的木
假山已不复存在,现陈列的为清代眉山书院主讲
李梦遯所赠。踏过瑞莲亭,百坡亭,披风榭,我在东
坡坐像前驻足,凝视东坡悠然独坐于盘石上,岸畔

宽佛、面带微笑,三绶胡须飘洒胸前,形态若仙,
仿佛正与你谈古论今,其神韵如《前赤壁赋》所言: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到了三苏祠,毫无疑问,最想了解 and 说道的
是三苏父子。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胸怀一腔报
国热忱,不仅精通六经百家之说,而且下笔能写
出好文章,官至秘书省校书郎,与姚辟同修宋代
礼书《太常国年礼》一百卷,著有《嘉佑集》《易传》
三卷。苏辙,苏轼之弟,曾做翰林学士,尚书右丞,
门下侍郎,但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又为其兄
所累,仕途崎岖曲折,晚年隐居,不与人相见。著
有《栾城集》等。“蔡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
三席;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同源。”当
代学者郭绍虞从文学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苏洵
父子一家占据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中三个大
家的地位。朱德也曾题诗曰:一家三父子,都是大
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诗人梅尧臣的《题
老人泉寄苏明允》云:“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
百鸟戩羽翼,不敢呈文章。”热情称赞苏轼、苏辙

年少博学,进士及第,声震天下,犹如两只神奇的
雏凤凰。其中,苏轼更是一代英才,诗词和散文在
前人的优良传统下“变化纵横”,取得很高的成
就。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嘉佑二年,
苏轼兄弟二人同榜考中进士,名震京师。

苏轼21岁离开眉山,除安葬父母返回外,就
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地方。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而
不失政治理想,官职至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
士,还做过兵部和礼部尚书,后与王安石政见不
合,受到打击,又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一贬
再贬,官越做越小。但他乐观豁达,倔强豪放。“乌
台诗案”后,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
他内心复杂矛盾而又随缘旷达,“此去声不仄
低”便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到任不久,他便忙着
在黄州开垦了大片土地,耕耘收割,“东坡居士”
的雅号在此得来。在黄州这个时期,是苏东坡人
生的低谷,但却是一生中创作的高峰,《赤壁赋》
《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佳作流传至今,千古传诵。
据说深受吃货喜爱的“东坡肉”也是这时琢磨出
来传授给民众的。他的诗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
叶声》,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自己从三十里之外劳
作的沙湖回黄冈的情形,途中遇雨,同行人没带
雨具,皆现狼狈相。“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这似乎也隐喻了,东坡独自在风雨人生中策
马前行,渐行渐远的命运沉浮。苏轼的一生历经
坎坷仍坚守为民情怀,所到之处,无不励精图治,
造福当地百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杭州筑堤、徐州抗洪、惠州引水……到处都
传诵着他的功德。河北定县还在流传着他为推
广新式农具所编撰的《秧马歌》;古儋州的少数民
族,也曾接受过苏轼语言、文化的传播。

苏轼虽然在政治境遇中险象重重,但在文学
创作上却硕果累累。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两千多
首诗,三百多首词和卷帙浩繁的散文作品。苏轼
的诗歌清新自然,妙趣横生,逢源自始,似信手拈
来,亦庄亦谐,大巧若拙,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代表作品有《饮湖上
初晴后雨》《海棠》《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
等。苏轼的词对题材、意境、风格、语言和技巧都
进行了大胆开拓与创新,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
“苏辛”词派,开一代豪放词风。其代表作有《念奴
娇·赤壁怀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苏轼的散文如行云流
水,自然天成,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如《石钟山
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皆为传
诵名篇。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妙绝处乃豪放之外”。

苏轼的书法颇得家学真传,卓有成就。《醉
翁亭记》《丰乐亭记》《表忠观碑》《柳州碑》为三
苏祠馆藏四大名碑,碑文为楷书,扁阔中肥,俊
秀端庄。他的行书碑帖,楚颂帖,书法凝重厚实,
豪迈雄逸,姿态横生。黄庭坚评东坡文云:“笔圆
而韵胜,兼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明,本朝善书,
自当推公为第一。”他是文人画的开创者,善画
枯木竹石,兼擅人物花鸟,尤善画佛,以画竹闻
名,是“湖州墨竹派”创始人之一。他的墨竹,运
笔清拔,英风劲色,使人应接不暇,枯槁寿木,丝
竹断山,放笔直取如入风烟无人之境。现存有
《枯木竹石图》《潇湘竹石图》,为世人瞩目,被列
入国家珍宝。

从历史的踪迹走出,回望晚霞斜照的“三苏
祠”,我又想起了清人杨庆远题写的那副楹联:
“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
识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
千磨万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
推山。”三苏父子居功至伟,贡献卓著,尤其是苏
轼,才华横溢,雄视古今。

苏轼的一生,从眉山到京城,从京城到黄州、
杭州、惠州、儋州,他忧世间疾苦,把心中的悲
欢化作笔下的诗篇,洒在大宋江山的蒙蒙细雨
里,“一蓑烟雨任平生”,在苦雨凄风中踽踽独行。
他走成了旷达洒脱的凛然正气,走成了诗书文章
的千载流芳。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50 期

生命简书

(组诗)

赵文家(山东)

生命库房

岁月并非总是阳光透体,贵如白银
翻手为雾,覆手为霾
任意涂抹和玷污生灵,与黑暗媲美
甚至把书香涌动和荡漾的内涵
篡改成冰冷的病历书
有时把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地球
随意安排幽灵的舞步,叱咤万物
所有的娱乐和鼓点都在等待,跟随经播出

我体内的温度低至零点
精神的墙壁已霜花满挂
我忽然感到自身的生命库房
升起涅槃的雷火,闪电般地跃出地狱之门

刻舟客

风越刮越大,灰尘越飞越高
楼房像宇宙里的小船,又像拥挤的庙宇
我在船里写信。水溅到舱里,灯被风熄灭
太阳的翅膀被折断。没有火
空气发霉。山路发霉
我把信投错邮箱。我躲进柜子里
害怕雷声,害怕剑、歌、女人的香气
和历史一样的江,墓碑一样的路牌
把我拉到汉朝的刑场,用樊哙的刀斩首
我把自己从时间深处拽出
看见电梯的眼睛通红,信号闪烁
电梯门被一层厚玻璃挡住
那些不舍昼夜的春秋
忙着搬家的五颜六色的生灵
香炉,鱼缸,酒杯
都被卡在空中,像盘子里的狼藉
此时我便在天空颠簸的船上,扮演刻舟客
不停地刻记号,等待投错邮箱的信
和投错庙宇的另一个自己,折身

诗歌膏药

大梦是一颗投入大海的诗星
是一轮沉入地心的光景
天地无所谓大,无所谓小
忽有雷霆,听不见谓之无
或有微风,感受到谓之有
大梦在山,在林,在天空
在我的笔端,是我转动的风车
是我自小的发声,长大的荒芜
大梦谁先觉?先觉者有神明
神明在路上,去追赶赶死的箭头
我看见乌鸦集体的殉情。我也
听见月亮的呻吟,在鹊桥下的芸豆架下
有丝丝细雨打湿那个偷听的光棍汉
诗歌长了翅膀,我的梦被夜的寒气围攻
但我仍然坚持提炼自己的诗歌膏药
数在夜的病床上,等长出绿色的黎明

灵魂上的砖瓦工

冬从来不像夏天那样摆谱
不像秋天那样敦厚朴实
你不要指望它像春天的蜜蜂捉来糖罐
那些如书生一样勤恳的蚂蚁和老掉牙的黄狗
从不把它们抛洒下来的霜叶当作能换粮食的钱币
它每天都往天空加高阴郁的墙壁
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它的工地
我是个在自己灵魂的冰雪上建筑的砖瓦工
只顾十年如一日地垒砌喜欢的文字
直至有一天把自己垒进一座诗歌的城池
我甘愿成为这座城池里的守护者
我在这座城池里举着冰凌的哑铃锻炼诗歌肌肉
有清贫文字的温馨陪伴,我便不再寒冷